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明

太祖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元太

尉納克楚擁衆數十餘萬屯金山

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輿紀要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今為奉天開原

縣金山蓋在縣之西北

數侵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帥師二十萬征

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遼

後廢故城在今巴林西北

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必成

擒矣復遣前所獲之元將鼎喇固舊作乃刺吾今改後仿此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既而

勝至通州聞數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

舊作果來今改

擒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方輿紀要自喜峯口

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而東曰富峪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

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

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

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而既

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事在二十六年。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鼎喇固還。

至松花河。

即松花江，注見前。

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鼎喇固述帝恩德，納克楚心

動，遣左丞劉特默齊。

舊作劉探馬赤，今改。

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

公和通。

舊作觀童，今改，後仿此。

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爲三營。

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驚。

莊，一曰龍安，伊圖河，龍安，即金隆安府，注見前。

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今改。

畜牧蕃盛，及是爲大軍所逼。

又已先入鼎喇固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爲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玉

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天歎曰：天

弗使吾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酹玉。

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

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

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

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

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

所獲輜重馬畜，互百餘里。

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陳錦失道戰歿，及師還，都督濮英以兵三千殿後，爲潰卒所邀襲，馬踏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

初勝死初帝聞捷即解甲留兵五萬于大寧防後患散處降寨獲糧糧頭聞與遼東兵參住捕
收而勝以常茂爲潰敵衆懷不調乃盡俘其衆內徙大寧兵亦悉拔歸時納克楚潰卒散匿者尚
數萬聞之設伏于途謀竄取大軍過不敢發英後至猝爲所乘三千人殲焉事聞詔追封英
金山侯以米帛給鋪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兼喇固亦授千戶賜金帛

秋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

茂勝女婿也其在軍

以不得任偏裨將意邑邑不樂勝每誚責之茂應之慢械繫至闕會有言勝多匿良馬
勝益怒未有以發也會有納克楚事故多增飾其狀

使闖者行酒于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

茂亦許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

收其大將軍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州

宋置

元爲萬戶府明仍爲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鎮南道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

焉

明年改爲北平行都司

詔商稅無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爲定

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爲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尙在終爲邊患乃

卽軍中拜玉爲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

漢人

武定侯郭英

興之弟

副之都督耿

忠孫恪

興祖子

爲左右參將

明初設無品級亦無定員多以勳戚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

率師十五萬往征

之

是冬元將托克
托等降于玉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

海諸城

事在十

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郡福漳泉興
化四府築城

練兵以備之

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
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在是年四月

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

元縣今屬
滬海道

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

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

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若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傳

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命和董其事

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

之

始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城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賞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
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備及于戈

饑井里將城餘何有焉復有譟者商吾劍踰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
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圯民多賴以相保咸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戊辰〕二十一年春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

馬龍他郎甸

今雲南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舊
為馬龍他郎二甸地明并為州今裁

之摩沙勒

寨名在故新化州東南其
地羣山夾江險隘如峽

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復寇定邊

明縣屬楚雄府
今雲南牟定縣號三十

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

英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甯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衄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鬪左軍少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

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懿川平綸遂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

在今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

獲其子迪保

努

舊作地保奴今改、後仿此、

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遂

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鑿毋使見煙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爲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

舊作天保奴今改、後仿此、

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勞玉比之

衛青李靖云

迪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策定慶餼既有言玉私元主妃事帝怒玉無禮切責玉妃聞而自縊迪保努由是有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

以盡待亡國之禮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賫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略盡四大王窮蹙請晉王府降帝命徙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

察罕為滿陽侯，後坐黨死。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禍而立禍之子昌 禍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

兵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禍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囚禍偪使遜

位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禍本辛朮子禍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乃廢昌別

求王氏疏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

事在二十二年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寢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

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是第成和

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資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字大水人為監察御史 縉為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

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上封

事萬言

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斃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

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存養之功

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

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肆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絕倡優易置閣寺執戟擗陛皆用俊良勿興土木

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

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因多寡為勳勞御史糾彈

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臣

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推埋監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

指刀鋸搥冠裳左棄篋笥右給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從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

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妻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且多貧之家不免拋荒之咎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于秦法擊戮本于偽書今為善者妻子女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擢楚屬官甚于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于陳獻所奏略無次序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書沈潛以聞帝曰縉以兵部堂索阜隸語慢尙惟陛下垂鑒

御史既而繕復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為李善長申雪又嘗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于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觀縉父開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

本苦麻蠻部元時內屬因置越州明改衛今裁故城在雲南曲靖縣苦麻元史作普麼今依明史土司傳

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地諭降龍海奏以

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擒之徙遼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

英友德會兵討之

友德道過平彝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于普安大破之蠻衆攀崖緣壁墜死者不可勝數阿資遁還越州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

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剿捕阿資窮蹙遂請降平彝明衛今改縣屬滇中道馬龍明初為衛後改州今為縣屬滇中道

以卓敬

字瑞安惟恭人

為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

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

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

重之他日敬與同官進見適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今改弑其主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既遁

將依丞相耀珠舊作改于和林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眾遂

散獨與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舊作闊闊帖木兒與前卷係兩人會大雪

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添保努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琨特穆爾被弑有郭勒齊者墓立稱汗去國

號遂稱韃靼云按琨特穆爾舊作坤帖木兒郭勒齊舊作鬼力赤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殺之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熾熾死弟

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殺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洪武初設為宗人府府設令一人左右

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其後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三月禁武臣預民事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合肥人討之得忠伏誅得忠誘九溪九即

渡溪在湖南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亦以九渡為名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

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故衛在湖南臨澧縣北永定故衛在臨澧縣西今俱廢

夏五月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兀良哈氏，即現

今喀喇沁旗之以烏梁海為姓氏是也。今畫一改正，後文俱仿此。

所居在元時為大寧路迤北境。洪武初，元遼王

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韃靼所鈔，乃即其地置三衛，曰泰寧。土今

默特、阿魯科爾沁等部為泰寧衛故地。

曰朵顏。今喀喇沁、敖漢、奈曼、翁牛特、巴林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朵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

部為福餘衛故地。

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為聲援，獨朵顏地險而強。

冬十二月，遷周王橐于雲南，尋止之。橐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

雲南尋止勿徙，使居京師。至二十五年，復敕歸藩。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櫜、燕王棣帥師北伐。命傅友德等以北

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征耀珠及鼐爾布哈。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山名，舊作迤都，今改。元太尉鼐爾布哈等降。棣出古北口，偵知鼐

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鼐爾

布哈，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鼐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遁，和通止

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鼐爾布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既而命

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強。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賚

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琬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

梓無子。國除。先是魯王檀薨。檀善詩歌。好餌金石藥。毒發而死。帝命禮臣議喪禮。曰。父子天性。諡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特

諡曰荒。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莫此爲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

字仲陽人

爲刑部尙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靖以

戶部尙書改刑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

反帝嘉納之

靖嘗鞠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獄

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爲僞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

善長年七十七毫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

長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
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
聚南雍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遇春等
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
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
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
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家絕祀
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脫禍
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
天下聞之謂功臣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覽之亦不罪也

〔辛未〕二十四年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陽武接界東

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隋縣今屬開封道太和宋泰和縣今屬淮泗道潁州潁上

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安徽壽縣西與潁上縣之西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

又由曹州鄆城漫東平之安山注見前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杞陳州中牟等十一州縣

詔發民丁及十七衛軍士修築河隄會其冬大寒役遂罷

封子十人爲王 榭帝第十六子余妃出爲慶王 夏封寧權帝第十七子楊妃出寧王 寧封大榭帝第十八子周妃出岷

王封岷州尋榭帝第十九子郭惠妃出谷王封宣松帝第二十子周妃出韓王封開模帝第二十一子趙妃出藩王

增修系世通鑑纂覽 卷一百一 明太祖皇帝 六

封潯州、帝第二十二子、安王、封平涼、、帝第二十三子、李賢、封南陽、、帝第二十四子、劉惠、封安陸、、

欒帝第二十五子、葛麗、封洛陽、、伊王、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

子相宅故有是命秦王襁開帝欲徙都有怨言帝怒召至京綱之及太子還始令歸藩

冬十月以馮堅爲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

心省事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匡救三

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于自

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

以防外患八曰采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

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

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數易爲

哉乃擢堅僉都御史堅在院頗持大體尋卒于官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

事

〔壬申〕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文、懿 帝御東角門召羣臣曰太子

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

孫以字行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歿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

一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太子初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帝命裁決庶務

寬仁平敏子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者太子陝西還僭之至京為泣涕以請帝乃感悟王亦更以恭慎聞

建昌衛

今四川西昌縣等

指揮使伊魯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伊魯特穆

爾合德昌

元路明為千戶

會川元路明改衛今為等諸番攻建昌轉攻蘇州元置

衛今為冕寧縣屬建昌道

玉遣四川指揮瞿能

合肥討之至雙狼寨

一作雙浪寨在西昌縣水砦關西北擒其

將賊衆大潰伊魯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達崇河又敗之伊魯特

穆爾乃走柏興州

州當作府今四川鹽源縣元為柏興府明初因之後改鹽井衛

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

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諡昭靖

英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之

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涕追封

黔寧王

英沈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舉屯田百餘萬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民以便安子春

春景景

昂

字景高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立

慮禍必將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

王氏自五代時得國傳數百年至是遂絕

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

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改詹事院爲府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是改

院爲府設詹事秩二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庶子及諭德中允贊善司經局設洗馬其外又有司直司諫

清紀臨時設之非常置

竄寄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恆于遠方從權恆給由至京

明史百官

志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恆皆言

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

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

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爲爾輩所壞矣遂命竄之遠方且榜示天下學

校以爲鑒戒

八月給公侯歲祿初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

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勳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至是

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爲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氏繼出呂既立爲太孫帝命

裁決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德帝嘗大怒有所誅

孫從容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漏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

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 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

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皇祚自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陛下連年北征臣民皆以爲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陛下奈何忽大璽而求小璽邪又言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者衆倉廩雖實而民窮

者多教化博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積稅糧征

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多取軍卒廣積稅糧征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豈無善良偶入註誤之中者昔

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方今四方水旱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帝頗采納其言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爲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

爲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

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德興人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逮州

民楊么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么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癸酉〕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浸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

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峰關。關吏不卽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前見。鑄其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

立。以玉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懷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爲太師邪。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瓚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臨淮人。普定侯陳恆

潁人。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真之子。及吏部尙書詹徽字資善之子。

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爲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

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玉常遇春妻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以故太子遇玉

厚。玉初征納克楚還。言于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謹。玉曰。殿下遇臣厚。故敢布惻忱。燕王聞而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近謂朕若何。對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忌功臣。王歸不數月而玉禍作。

三月。命晉王橧。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